

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管子 墨子 孙子
兵法 孙臆兵法 吴子 尉繚子 鬼谷子 晏
子春秋 列子 吕氏春秋 商君书 慎子 尹

韩非子

文子 公孙龙子 人物志 淮南子 论衡 盐
铁论 潜夫论 风俗通义 荀子 山海经 搜
神记 博物志 世说新语 抱朴子 内篇
传习录 近思录 梦溪笔谈

文白对照全译诸子百家集成

韩非子

战国·韩非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导 读.....	(1)
初见秦.....	(3)
存 韩.....	(7)
难 言.....	(13)
爱 臣.....	(15)
主 道.....	(16)
有 度.....	(19)
二 柄.....	(24)
杨 权.....	(27)
八 奸.....	(32)
十 过.....	(36)
孤 愤.....	(50)
说 难.....	(55)
和 氏.....	(59)
奸劫弑臣.....	(61)
亡 征.....	(70)
三 守.....	(75)
备 内.....	(77)
南 面.....	(79)
饰 邪.....	(82)
解 老.....	(89)
喻 老.....	(107)
说林上.....	(115)
说林下.....	(125)
观 行.....	(134)
安 危.....	(135)
守 道.....	(138)

用 人	(140)
功 名	(144)
大 体	(145)
内储说上七术	(147)
内储说下六微	(165)
外储说左上	(181)
外储说左下	(202)
外储说右上	(216)
外储说右下	(235)
难 一	(249)
难 二	(260)
难 三	(270)
难 四	(281)
难 势	(287)
问 辩	(291)
问 田	(293)
定 法	(294)
说 疑	(297)
诡 使	(305)
六 反	(309)
八 说	(317)
八 经	(323)
五 蠹	(333)
显 学	(346)
忠 孝	(354)
人 主	(359)
饬 令	(361)
心 度	(363)
制 分	(365)

导 读

《韩非子》又称《韩子》，是中国古代法家的集大成之作，战国末韩非著。

韩非（公元前280—前233），法家的集大成者。战国末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为韩国公子，师事荀子。曾多次上书谏韩王安修明法度，未见用。著作传入秦国，得秦王政赏识。后出使秦国，得见秦王。不久遭李斯、姚贾谗害，自杀于狱中。

《韩非子》全书共20卷，其中有个别篇为他人所撰，有些篇中有他人插入的段落和内容，但大部分为韩非自著。全书由多篇独立成篇的论文集辑而成，除个别篇外，篇名皆表明该篇主旨。《韩非子》一书主要阐述了韩非以君主专制主义为基础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和主张，以及他的进化历史观和讲求实际的哲学思想。

《五蠹》、《显学》、《诡使》诸篇主要阐述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韩非以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兵役者）及商工之民为5种蠹虫，认为他们无益于耕战，危害人民国家。进一步，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观点和措施，认为时代变了，治国措施也要变，应以法治代替礼治，以官吏代替师儒，以耕勤之民、力战之士为贵而当赏，以五蠹之民为贱而当除。《显学》篇以儒、墨为显学，对儒墨两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攻击和驳斥，认为它们的学说时不合时务，无益于当世。《诡使》篇则更明确地指出“道和者乱，道法者治”，主张明智的君主必须禁止儒家等有害于耕战之人，而尊崇能耕善战之士。

《定法》、《难势》、《有度》、《二柄》、《观行》、《用人》、《六反》、《心度》、《爱臣》、《主道》、《八奸》、《亡征》、《八经》、《说疑》、《安危》、《守道》、《备内》、《三守》诸篇则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详尽地论述了加强君主的专制地位，实行法、术、势的法家思想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定法》篇分析了申不害、商鞅的法与术，加以修正、综合。认为法与术好比衣之与食，二者不可偏废。他对法和术都下了定义。“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是公开于臣民的，术则独用

于人主。徒术而无法，臣下将无所守；徒法而无术，又不能济法之穷。因此，韩非不满足于申、商偏于一面。《难势》篇接受了慎到的“势”的主张，认为，能抱法处势，则可以收治强之效。但又认为慎到的“势”局限于自然之势，而不知以人为之势补偏救弊，主张法与势相互结合。《有度》篇强调法度是治国之本，并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突出了法治的精神。

除专门为君主所阐述的法、术、势的思想之外，《韩非子》一书还包括其它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就文学方面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韩非子》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说林》（上、下）、《内储说》两篇和《外储说》4篇中，作者以寓言、传说的形式，为我们记述和保留了许多优秀的故事。如关于“矛盾”的寓言，文笔生动，思想深刻，影响极大，至今仍是中小学课本的范文。

在学术思想史方面，《韩非子》的贡献也是公认的。其中《显学》一篇，为我们保留了十分珍贵而又真实可信的先秦学术史资料，正是透过它，我们才知道，在先秦时代，孔子以后，儒家有八派；在墨子之后，墨家有三派，可谓盛况空前。此外，《解老》和《喻老》也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现存最早研究和注释《老子》的作品。其中《喻老》一篇，更是开创了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先河。

《韩非子》一书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是先秦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思想发展的标志。书中建立的以法治为主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适应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即将取得统一政权的形势，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政治思想的基础，它对后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初 见 秦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国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止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钺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

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褐，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

我听说：“不知道就说，是不明智；知道了却不说，是不忠诚。”作为臣子不忠诚，该死；说话不合宜，也该死。虽然这样，我还是愿意全部说出自己的见闻，请大王裁断我进言之罪。

我听说：天下北燕南魏，连接楚国和齐国，纠合韩国而成合纵之势，打算向西来同强秦作对。我私下讥笑他们。世上有三种灭亡途径，六国都占有了，大概就是说的合纵攻秦这种情况吧！我听说：“用混乱的进攻安定的将灭亡，用邪恶的进攻正义的将灭亡。”如今六国的财库不满，粮仓空虚，征发全国百姓，扩军数十百万，其中领命戴羽作为将军并发誓在前线决死战斗的不止千人，都说不怕死。利刃当前，刑具在后，还是退却逃跑不能拼死。不是这些士兵不能死战，而是六国君主不能使他们死战的缘故。

说要赏的却不发放，说要罚的却不执行，赏罚失信，所以士兵不愿死战。如今秦国颁布法令而实行赏罚，有功无功分别对待。百姓自从脱离父母怀抱，生平还不曾见过敌人。但一听说打仗，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比比皆是。拼死和贪生不同，而百姓之所以愿意死战，这是因为他们崇尚舍生忘死的精神。一人奋勇拼死可以抵挡十人，十可以当百，百可以当千，千可以当万，万可以战取天下了。如今秦国领土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军队有数十百万之众。

下矣。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国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济水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闻之曰：“削迹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秦国的法令赏罚严明，地理位置有利，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的。凭这些攻取天下，天下无需费力就可兼并占有。因此秦国打仗没有不获胜的，攻城没有不占取的，遇上抵抗的军队没有不击败的，开辟封疆数千里，这是它的大功。但是士兵疲惫，百姓困乏，积蓄用尽，田地荒芜，谷仓空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大名不成。这中间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秦国谋臣都没有尽忠。

我斗胆进言：过去齐国南面打败楚军，东面打败宋国，西面迫使秦国顺服，北面击败燕国，居中役使韩、魏两国，使其领土得到扩展而兵力得到增强，战则胜，攻则取，号令天下。齐国的济水、黄河；足以用作防线；长城、巨防，足以作为要塞。齐国是打了五次胜仗的国家，后来仅因一次战斗失利而濒于灭亡。由此看来，战争关系到大国的存亡。况且我听说这样的话：“砍树不要留根，不和祸害接近，祸害就不会存在。”秦军和楚军作战，大败楚军，击破郢都，占领洞庭、五湖、江南一带，楚国君臣逃跑，在东面的陈城苟且设防。当此之时，用兵追歼楚军，就可占领楚国；既可占领楚国，楚民就足以归我所有，楚地就足以归我所用，向东方面可进而削弱齐、燕，在中原可进而侵袭韩、赵、魏。果能如此，那就是一举而可成就霸王之名，可使四邻诸侯都来朝拜。然而谋臣不这样做，却率领军队撤退，重新与楚人讲和，使楚人得以收复沦陷国土，聚集逃散百姓，重立社稷坛，设置宗庙，让他们统帅东方各国向西来和秦国作对。这的确是秦国第一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

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而荆狐疑；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令魏氏反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管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降代、上党。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

以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毕反为

合纵六国又紧密配合，驻军华阳之下，大王下诏击败他们，兵临大梁城下。包围大梁数十天，就可攻克大梁；攻克大梁，就可占领魏国；占领魏国，楚、赵联合的意图就无法实现了；楚、赵联合意图无法实现，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危险，楚国就会犹豫不决。大王向东面可进而削弱齐、燕，在中原可进而侵袭韩、赵、魏。果能如此，那就是一举而可成就霸王之名，可使四邻诸侯都来朝拜。然而谋臣不这样做，却率领军队撤退，重新与魏人讲和，使魏国反收沦陷国土，聚集逃散百姓，重立社稷坛，设置宗庙，让他们统帅东方各国向西来和秦国作对。这的确是秦国第二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先前穰侯治理秦国时，用一国的兵力而想建立两国的功业，因此士兵终身在野外艰苦作战，百姓在国内疲惫不堪，未能成就霸王之名。这的确是秦国第三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

赵国是处于天下之中央的国家，是杂民居住之地，国内百姓轻率而难以使用。法令不行，赏罚不明，地形不利，不能使下面的百姓尽力。它本就处在亡国的形势下，却又不体恤百姓，征发全国百姓驻军在长平之下，来争夺韩国的上党。大王下诏击败他们，占领了赵国的武安。当此之时，赵国君臣之间相互不能亲近，贵贱之间相互不能信任。这样邯郸就会失守。秦军攻取邯郸，包抄山东河间一带，引军而去，西攻修武，越过要塞羊肠，降服代郡、上党。代郡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兵一甲，不劳一个百姓，这些都归秦所有了。

代郡、上党不经战斗而全归秦所有，东阳、河内不经战斗而全归齐有，中山、呼沱

齐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

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战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军乃引而复，并于乎下，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军罢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能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国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

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淇水，右饮于洹，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王

以北地区不经战斗而全归燕有。这样一来赵国就被占领了，赵国被占领，韩国就灭亡了；韩国灭亡，楚、魏就不能独自存在；楚、魏不能独自存在，就是一举而摧毁了韩国、破坏了魏国、挟制了楚国，向东面进而削弱齐、燕，进而打开白马渡口来淹魏国，这样一举而消灭韩、赵、魏三国，合纵也就失败了。大王本可安闲地等待着，天下诸侯一个个都跟着臣服了，霸王之名也就可以成就。

然而谋臣不这样做，却率领军队撤退，又和赵人讲和。凭大王的英明，秦国的强大，放弃霸王之业，土地还没得到，竟又被将灭的赵国欺骗，这是谋臣的笨拙。再说赵国应当灭亡而没有灭亡，秦国应当称霸而没有称霸，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谋臣，这是一。接着竟又征调全部兵力去攻打邯郸，不但没能攻下，还丢掉盔甲兵器，战栗地退却，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武力，这是二。于是把军队带了回来，在乎下一带，汇合大王又派来的援军，参与战斗而不能打败敌人，又不能撤回，军队疲困而退兵，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实力，这是三。内部估量到我国的谋臣，外部耗尽了我国的兵力。由此看来，我认为六国的合纵，差不多不难了。国内，我士兵困顿，百姓疲弊，积蓄用尽，田地荒芜，谷仓空虚；国外，六国都怀着合纵的牢固信念。希望大王切实考虑这些形势。

况且我还听说：“小心谨慎，一天比一天谨慎，如能谨慎地遵循治理的原则，就可以得到天下。”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过去殷纣做天子，率领天下百万大军，左饮淇水，右饮洹水，淇水为之干枯而洹水为之不流，用如此浩大的阵容来和周武王作战。武王率领

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子于晋阳，决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子钻龟筮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于是乃潜行而出，反知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子之初。

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与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北，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

素服甲士三千，开战一天，就灭掉了殷纣的国家，活捉了纣王本人，占据他的领土而领有他的人民，天下没有谁同情他。智伯统率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的赵襄子，决晋水而灌城三月，城快要攻破了，襄子通过卜筮占卦来推测利害吉凶，看哪一家军队可以投降。然后派出他的臣子张孟谈，于是张孟谈偷跑出城，推翻智伯的三家盟约，争取到两家的军队来一同反攻智伯，活捉了智伯本人，恢复了襄子当初的势力。

如今秦国领土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军队有数十百万之众。秦国的法令赏罚严明，地理位置有利，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凭这些攻取天下，可以兼并占有天下。我冒死盼望见到大王，论说用来破坏天下合纵，攻取赵国，灭掉韩国，使楚、魏前来臣服，让齐燕前来投靠，进而成就霸王的名声，叫四邻诸侯向秦朝拜的策略。若大王果真听取我的策略，一举而天下合纵不能离散，赵不能攻取，韩不能灭亡，楚、魏不能臣服，齐、燕不来投靠，霸王之名不能成就，四邻诸侯不来朝拜的话，大王杀了我向全国巡行示众，以此作为替王谋划不能尽忠的人的前戒。

存 韩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地而韩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日臣窃

韩国侍奉秦国三十余年，对外，就像武士常用的臂衣和车帷；入内，就像人常坐的席子和垫子。只要秦国大军出发征战别国领土，韩国总是跟随其后，并因此使韩国与各国结下怨仇，而这些举动的利益却都归于强

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负任之旅罢于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故而共二万乘，非所以亡赵之心也。均如贵臣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兼天下之日未也。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

大的秦国。况且韩国对秦国人贡尽职，简直与秦国的郡县毫无差别。但今天我听说大王您的宠幸大臣竟有出兵攻打韩国的计谋，这着实使我吃惊。赵国积聚兵力，收留提倡合纵的人士，想联合各国的军队，宣传说秦国的力量不削弱，各国就一定要被它灭掉，打算向西进攻秦国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已不是一朝一夕的计划了。现在秦国置赵国这个大患于不顾，竟要灭掉已成臣属之国的韩国，那就是让天下各国都明白赵国合纵攻秦的计谋是正确的了。

韩国，是一个小国，却要应付四面八方的攻击，君主受辱，臣子劳苦，全国上下饱受忧患之苦已经很久了。为此，韩国修建了防备工事，以防御强敌来犯，又储备物资，筑城墙挖沟池用以坚守。现在要攻韩国，一年未必能成功，劳师攻战，纵能得其地，还是要让各国看轻秦国的力量，增进他们抵抗秦国军队的决心。如果韩国叛离了秦国，魏国肯定会响应韩国的行动叛离秦国，这样，赵国便可以齐国为后盾与秦抗衡了，这样一来，等于是将韩、魏两国拱手奉送与赵国，使赵国凭借齐国的支持以巩固其合纵同盟，与秦国相对抗。这正是赵国求之不得的幸运，而是秦国的灾祸。如此进而不能攻取赵国，退而不能攻取韩国，徒以劲旅忙于野战，运输供给的队伍疲困于军内消耗，并集合疲惫之军来对付齐赵大军，这实在并不符合灭亡韩国的本意啊。如果真照大王您的大臣的计谋，那么，秦国必成为众矢之的了。那样，即使您大王年寿似金石一样长久，也不会看到统一天下的时候。

以我的愚计：大王您可以派人出使楚国，用重金购买其用事重臣，让他们明白赵国之

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

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攻伐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子之未可举，下臣斯。甚以为不然。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处则慎然，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以极走，则发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

所以反秦；与魏国交换人质以安定其人心；率领韩国军队一起攻打赵国，这样，赵国虽然与齐国结为一体，也不用担心它了。赵、齐两国的事情妥善处理后，韩国的的问题只要一封书信便可以解决了。像这样秦国一个举动而使赵、韩两国并立亡国之势，楚、魏两国不得不臣服秦国。

所以说：“战争是凶残的东西。”不可不慎重地使用。若秦国要与赵国开仗，加上齐国助赵，现在秦国又丢掉韩国，且无坚固楚、魏两国与秦国联合的措施。如果攻打韩国不能胜利，就要酿成祸害了。计谋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因素，不能不认真考虑。赵国、秦国谁强谁弱，也就是今年的事情了。而且赵国和其他各国暗中算计秦国已是多年的事了。如果秦国攻韩不胜而示弱于各诸侯，是危险的事情；制定计谋而使各国对秦国存有算计之心，是最大的危险。有以上的两种疏漏，这不是在诸侯国面前称强的办法。我希望陛下您能采纳我的计谋，加以考虑！否则，攻韩而使合纵的国家钻了空子，那时后悔可来不及了。

秦王政将韩非的上书，即主张不可攻取韩国的主张，交给大臣李斯。李斯对韩非的意见大不以为然。李斯认为，秦国让韩国存在，就像人得了心腹之病一样，平时没事就感到难受，好似住在潮湿的地方，身上总觉得粘滞而不爽快，一旦要快跑赶路，病就要发作了。韩国虽然臣服于秦国，未尝不是秦国的隐患，如今若遇上紧急突发的事情，韩国还是不可以信任的。秦国与赵国为敌，派荆苏出使齐国，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齐国和赵国不一定因为荆苏的关系而绝交；如果赵、齐不绝交，秦国就要全力应付

于强也，今专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峭塞之患。

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辨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

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刻也。因令象武发东郡之卒，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秦遂遣斯使韩也。

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

齐、赵两国。韩并非服从秦的道义，而是服从秦的强大，现在集中对付齐、赵，那么，韩国必将成为心腹之患而发作。如果韩国与楚国对秦国有所举动，而各诸侯国附和呼应，秦国就要复现兵败函谷关的灾祸了。

韩非此番来秦，未必不是为了想以他能保存韩国而去韩国邀功啊。况且韩非其人能言善辩，好话连篇，文过饰非，试图在秦国沽名钓誉，为韩国的利益而钻您大王的空子。就因为秦、韩的交往密切，韩非正是看中这一点，来提出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主意。

我看韩非的主意哪，专门用惑乱人心的说词和华丽的辞藻加以修饰，闪烁其辞，十分动人。我真担心陛下您被他的辩辞所惑而顺从他的野心，因而不能认真地弄清事情的原委。在我看来：秦国发兵而不讲征讨哪国，韩国执政者只得跟随秦国行动。我想自己去韩国见韩王，让他来秦国相见，陛下可以接见他，并将他扣在秦国不让他走，再把韩国主事大臣召来，将韩王与韩国大臣交换为人质，这样就可以割取韩国的大片土地了。于是派蒙武（原作象武）派山东郡的兵，在边境上观察而不说明要去的地方，这样齐人就会害怕而听从荆苏的主张与赵国绝交，这样，我国大军尚没出境就使强劲的韩国就范，使强大的齐国见势而驯服。其他诸侯国听到这一消息后，赵国就会十分惊吓，楚国也会犹豫不决，必会产生有利于秦国的主意。楚国雌伏不动，魏国就不值得担忧了，各诸侯国可逐渐吞食完毕，也就与赵国作一番较量了。我请大王认真地考虑我的设想，不要无视它的作用。

于是秦王派李斯出使韩国。

李斯派人去请求会见韩王，但未能见面。

因上书曰：“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尝相与共伐韩，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阙下矣。诸侯兵困力极，天奈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

“荆令尹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解其兵。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臣之浮说，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

“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后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发兵以攻韩，秦使人将使者于韩。今秦王使臣斯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蒙蔽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

李斯便上书韩王，其中说：“过去秦、韩两国相互合力，不相侵犯，天下各国都不敢侵犯它们，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以前五诸侯国想合力进攻韩国，秦国派军队支援了韩国。韩国属中原之地，地方不到千里，之所以能与各诸侯国并列于天下，君臣上下都得到保全，是世代相传事奉秦国的缘故。上次五诸侯国合力攻击秦国，韩国竟与其他国家一起，做了反秦的先锋，与秦国军队对阵于函谷关下。幸而诸侯国兵困力竭，无可奈何地撤了军。杜仓作秦相时，为报诸侯各国侵略秦国之仇调兵遣将而先攻打楚国。

“楚国令尹十分忧虑，说‘韩国认为秦国是不义的而又和秦国结为兄弟之盟共同荼毒天下。尔后又叛离秦国，充当先锋去打函谷关。韩国处于中原之地，反复无常，不可信任。’五国诸侯一起商议割取韩国最重要的十个城市向秦国谢罪，解除了秦国军队的威胁。韩国一次背叛秦国而国运窘迫土地被割，国势兵势一弱而至此，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韩王听了奸臣的虚浮之言，不权衡事理所致，所以韩国虽然除掉了奸臣，终难恢复韩国强盛。

“如果赵国聚集兵力，突然攻击秦国，派人到韩国来借道，声称要攻打秦国，那么，首先遭殃的肯定是韩国然后才会是秦国。古语说：‘唇亡则齿寒。’秦国和韩国具有相同的忧患，这种情形是清晰可见的。魏国想出兵攻打韩国，秦国差人将魏国派去的使者送给了韩国。今天秦王派我李斯出使韩国而不能得见韩王，看来是韩国周围的佞臣又在重复过去奸臣们的伎俩了，如果这样的话，韩国又要割土与人的祸害了。若我不能拜见

矣。

“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邪？臣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受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于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臣之计，则祸必构矣。秦发兵不留行，而韩之社稷忧矣。臣斯暴身于韩之市，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矣。边鄙残，国固守，鼓铎之声于耳，而乃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叛之寇必袭城矣。城尽则聚散，则无军矣。城固守，则秦必兴兵而围王一都，道不通，则难必谋，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图之。”

“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于前，乃就吏诛之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愿得身见，因急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于韩，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

韩王，还是回去复命为是，这样，秦韩两国的友好交往算是完结了。

不过，我李斯出使韩国，是奉秦王交欢两国的使命的，意在呈献对韩国有利的计谋，难道韩王您就该用这样的礼节接待我吗？李斯愿拜见韩王，陈述愚见，然而甘愿身受杀戮，请大王留意。今日若将李斯处死在韩国，也不见得能使韩国强大，但若不听我李斯的忠告，那么韩国必然会有灾祸的。秦国的大军一进发，韩国便有亡国之忧了。那时，李斯已暴尸韩国街头了，大王您虽然考虑我的计策，也不可能了。韩国边境残破，虽拼命在都城固守，战鼓、铜铃的声音环绕于耳，那时才想到用李斯的计策就晚了。再说韩国的军队如何大家都是知道的，加上失去了强大的盟友秦国。这样，如果城邑失守，军队打了败仗，那么，韩国内部的阴谋者就会乘虚来袭击城邑了。大小城都失守了，军队兵马也就散去了，军队兵马一完，国家就没有守卫之师了。即使都城能守住，秦国也会派军队来围困这大王的所在之处的，因为道路阻隔不通，必然难以作出恰当的部署，这就没办法了，加上大王您的谋臣们又拿不出合适的主意，所以，我请求大王认真地考虑这种情况。

“如果我李斯的言辞有与事实不当者，请大王允许我把话讲完，再杀我也不晚。我们秦王饭食不香，游玩不乐，一心想着对付赵国，派李斯来韩国传话，希望亲晤您大王，以便和大王商量计策。现在我作为使臣不能把意见传达给您，而您却不听我的陈说，那么韩国对秦国的忠实程度就很难说了。秦国必定会暂放强敌赵国而进军韩国，我希望大王再次认真考虑，并给我一个答复”。

难言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纍纍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拙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微德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判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足以为谲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誉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而三君不明也。

上古有汤，至圣也；伊

我韩非是很难进言的，难言的原因是：言辞和顺而流畅，丰富而有条理，就会被认为华而不实；厚道而恭敬，耿直而认真周到，就会被认为笨拙而不成体统；过多地论说，繁博地引证，连结同类事例，用相似事物作比拟，就会被认为空洞而无用；概括精微的道理而叙述得简要，直率而简略，缺少修饰，就会被认为锋芒太露而不善于辩说；激烈明快而无所避讳，触及他人内心的隐情，就会被认为浮夸而无用；谈说家常小事，一件件地陈说，就会被认为浅薄、见识短浅；言辞切近世俗而不违背法令，就会被认为贪求活命，奉承当权者；言辞不同于世俗，有些怪异，就会被认为荒唐无稽；口才敏捷而善于辩说，富于文采，就会被认为文多而质少；弃绝文献典籍，用质朴而诚实的话陈说，就会被认为粗俗不堪；时常称引《诗》、《书》，称道效法古代，就会被认为在诵说旧事——这就是我韩非之所以难于向君主进言而深感忧虑的原因。

所以原则虽然正确，君主不见得听取；道理虽然完美，君主不见得采用。大王如果认为这些进言不可靠，轻的会把它看作是诋毁和诽谤，重的就会遭到灾祸以致死亡。所以，伍子胥善于计谋却被吴王杀害，孔丘善于辩说而在匡地被人围攻，管仲是真心的贤才但在鲁国被囚。难道这三个大夫不贤能吗？可吴、卫、鲁三国的君主却不用他们。

上古有商汤，是个“至圣”；伊尹是个